

# 档案学基础理论 研究论集



档案 增刊

## 编辑说明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有了显著发展，并成为我国科学领域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为了适应档案学研究不断深入的需要，我们选编了这本论文集。收入本集的论文，除《试论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一文外，均为1979年以来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发表的。

由于篇幅所限，许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文章未能一一编入，我们将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在书后附了一个索引，以供检索。已经编入《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和《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有关论述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未收入本集，尚祈作者鉴谅。

我们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和同志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吴宝康、王景高同志审阅了大部分文稿，并赐予宝贵意见。吴宝康同志还将他为1983年《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专稿作为本文集的代序。谨此一并致谢。

选编这样的论文集，是一种尝试。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档案》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

# 目 录

## 编辑说明

### 档案学研究在中国

——代序	吴宝康	(1)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林清澄	(5)
试论档案学的几个问题	潘景隆	(13)
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	方继树	(23)
学习十二大文件，开创档案学研究的新局面	吴宝康	(33)
关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林清澄	(50)
“档案”一词考略	郭树银 杨继波	(57)
档案定义初探	李国庆	(65)
对档案定义若干问题的探讨	陈兆祺 和宝荣	(70)
实事求是地探讨档案定义	王景高	(86)
对档案史料真实性问题的我见	朱荣基	(92)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载	李志业	(101)
试论档案工作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	韦庆远	(104)
浅议“以本机关为主”判定档案价值	马瑞莲	(134)
对我国目前档案管理学理论的研讨	王李苏	(142)
加强科技档案管理学的研究	荷 文	(147)
加强科技档案学术研究刍议	沈永年	(151)
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建设的若干问题	曹喜琛 韩宝华	(156)
档案分类浅论	方继树	(163)
谈谈档案种类的划分问题	王德俊	(170)
试谈档案的种类问题	张学峰	(187)

谈浅按档案种类和按保管期限分类	范振国(190)
试论档案馆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	郭树银(206)
浅议档案馆建设是档案事业的重点和主体	盛彦(226)
试论档案史料学若干问题	朱荣基(232)
档案目录学原理初探	孙钢(240)
明确树立档案科学观点和档案政策观点开创档案 工作新局面	吴宝康(249)
关于宏观档案与微观档案的几个问题	冯子直(256)
有关建立档案事业体系的几个问题	冯子直(280)
关于社会主义档案工作基本规律的探讨 也谈档案工作的基本规律	邹家炜 王传宇(288) 熊楚兴(303)
浅谈农业科技档案及其管理工作	王传宇 张克复(309)
丰富馆藏管见	张民治(318)
建立县综合档案馆问题初探	施公智 刘映香(324)

## 附录

关于档案定义的讨论

档案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综述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论著索引

# 档案学研究在中国 一代序

吴宝康、

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几百年前，殷商就有保藏甲骨档案的窖库。周朝的天府，汉代的东观、兰台、石渠阁，隋唐的史馆，宋元的架阁库，明清的皇史宬、黄册库和内阁大库等，实际上都是古代历史上的皇家档案馆库。古代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和萌芽，也源远流长。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长，鸦片战争后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近代档案工作的发展较晚，一般说来，具有近代意义的档案馆室，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适应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实行档案改革前后才有所发展。随之也就产生了反映当时档案工作发展水平的近代档案学。它以研究机关档案室的工作为主要对象，还没有档案馆事业的观念。它的研究一般局限于工作的原则和技术方法，缺乏理论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一个具有国家规模的社会主义档案馆事业也迅速建设和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创建和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点的现代档案学，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

建国后，中国档案学的建设与发展历史，明显地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明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依据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建设和发展中国的档案学，从而使档案学成为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一门科学，它不仅研究档案工作的具体经验和技术方法，而且还研究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

（二）中国档案学是在总结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遗产，以及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有益经验，不断防止和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三）中国档案学是在明确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来建设和发展的。在我们国家制定的历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都把档案学列为一门独立学科。

（四）中国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与国家档案业务的指导和高等档案教育的建设相密切联系的。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

经过三十多年来全国档案战线上从事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中国档案学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档案学已经发展为有若干分支学科所构成的总体名称，与建国前的旧中国的档案学相比，显然在科学水平上已经提高了一大步。中国档案学已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支学科：

（一）档案理论。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等。

（二）档案管理。包括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国家档案事业管理等。

（三）档案内容研究。包括研究档案内容的史料价值和作

用的档案史料学、研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档案内容的现实价值和作用的档案情报学等。

(四) 档案历史。包括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

(五) 档案保管和技术。包括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档案修复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等。

(六) 档案法规。包括中国档案法规研究、中外档案法比较研究等。以上诸分支学科或科学科目中，有的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有的还正在建设发展中。

建国以来，档案学研究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十年内乱期间，档案学研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和破坏。档案学思想理论上也造成混乱，其中心问题就是多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所造成“左”的思想影响，在档案学中也出现片面强调档案工作的阶级性、政治性、机要性，以及片面强调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的现象。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档案界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初步澄清了档案学思想理论上的一些“左”的错误影响。随着一九七九年以來国家档案事业的恢复和整顿，档案学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并在恢复中取得发展。

当前，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正健康地发展着，并显示了新的发展趋势，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 从研究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工作向着以全国档案馆事业为对象的方向发展着；

(二) 从技术方法的研究向着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方向发展；

(三) 从档案管理工作的研究向着深入到档案内容的研究的方向发展；

(四) 从传统的手工业式的整理和管理工作方法的研究向

着应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和缩微技术的研究方向发展；

（五）从偏重研究文书档案的管理向着兼同研究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管理的方向发展；

（六）从对中国档案工作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向着注意研究外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方向发展。

近年来，中国档案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档案学会的相继成立，档案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地印行，学术研究活动的蓬勃开展，使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工作，从少数专业教学、科研人员和业务指导人员从事研究中，向着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方向发展，这个动向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摘要），第二十六章哲学社会科学中，明确提出了档案学也要加强研究的要求，还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补充空白学科、加强薄弱学科”。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在档案界广大档案工作者的齐心努力下，作为新兴学科的档案学，必将在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在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发挥着自身固有的作用，同时从中促使自己茁壮成长，日益繁荣和发展，攀登上新的科学高峰。

---

•此文系作者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专稿，原载于1983年《中国百科年鉴》。

#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林清澄

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档案界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对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的研究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对档案学的研究工作，对“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科学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是，这一项很有意义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深入地进行和坚持下来。长期以来，不仅社会上，而且在档案干部队伍内部，都有人认为档案工作微不足道，档案学不是什么科学，更谈不上是独立的学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档案工作》杂志社的《为停刊敬告读者、作者》这封信就认为，有了档案工作的机构和规章制度，有了一批比较熟悉业务的干部，就可以把档案工作搞好了，全国唯一的传播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业务知识、交流档案工作经验的刊物，就可以不再办下去了，档案学理论研究、档案工作业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似乎都是不必要的。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档案干部，认为档案工作不是专门事业，搞档案工作“没出息”，“低人一等”，不安心档案工作，影响档案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号召：“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现在，如果不提高对档案学在学术之林中的地位的认识，档案界要发展自己的科学的研究，使档案学在学术之林中牢固坚守自己的阵地，是不可能的。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这就是人们衡量关于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知识是否科学的标准。在我国，在世界上，现在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研究，都已经透过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的观察，深入研究它的内在联系，初步发现和揭示了它们所固有的规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从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档案学的各个科学科目来看，中国档案事业史、世界档案事业史、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管理学、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保护技术学等等，各自都有其系统的知识结构；所有这些科目，又构成了档案学的完整的体系和结构。由于档案学这门科学还很年轻，它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体系结构还不完善，但它已经成为人们在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总和中的有系统的组成部分，确是一种客观存在。档案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是无法否认的。万里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这是科学工作嘛！要当成一个科学工作者，不要当成一个什么勤务员。……这是科学工作者，不把这个提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水平是不行的。”

科学是划分为学科的。所谓学科，就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独立的研究对象，是独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系统的知识，是不是独立的体系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斯大林在论述语言学的对象时也说：“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内（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sup>①</sup>在人们活动范围的一切领域

中，档案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产物，档案工作是一项共同的活动。这些特点也仅仅是档案和档案工作所特有的。人们在各个不同的活动领域中，生产着不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档案却是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精神生产部门、国家管理部门共同的“产品”，各个领域的活动内容是不同的，但档案管理活动却是共有的。这些特点既为档案和档案工作所特有，所以它们被当作研究对象的科学——档案学，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档案学的性质来看，可以说，它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涉及面极广。档案学既要研究本身的基本理论，又要涉猎科学的各个领域。如要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延长其寿命，就要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建筑学；要研究各种科学技术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必须研究机械制造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有关门类。为了搞好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就要研究情报学、目录学、史科学的有关内容。要管理历史档案，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上述有关科学虽然有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利用，但是可以直接受利用的情况是不多的。因为各种学科的研究工作，不可能都把档案保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考虑进去。档案科学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的特殊要求，进行再研究，才能适应档案工作的需要。档案学既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就只能自立于学术之林，不能成为某一门学科的附庸。

档案学在与各学科的关系中，它和历史学的关系历史最长，最密切。但是，据此认为它就是史学的附庸是不恰当的。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历史活动的情况，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是档案和档案工作，两者研究的领域各不相同。诚然，档案是史学研究的最珍贵的史料，档案工作要努力为历史研究服务。但是，档案材料不仅仅是对历史研究有用，档案的作用不仅仅

是通过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表现出来的。档案的社会作用是极其广泛的，许多作用是史书所不能代替的。档案学要研究档案的多方面的社会作用，研究怎样为整个社会服务。仅仅把档案学视作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只研究为历史研究服务的问题，势必把档案学引向史料学的研究轨道。档案学在研究如何为史学服务时，它只能研究如何提供史料，而史料的整理、分析、考证、利用方法等问题，则是史料学和考据学研究的对象。从科学划分的角度来看，史料学、考据学和档案学毕竟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把它们并列为史学的辅助科目，显然是不妥当的。

档案学本身也需要研究历史，要利用历史科学的成果来发展自己，这也并不成其为史学辅助科目的理由。恩格斯说：“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sup>③</sup>既然任何科学都是一种历史的科学，为什么唯有档案学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就不是独立的学科？一门学科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发展自身，这是常有的。档案学所利用的科学成果，除了历史学以外，还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建筑学、造纸学等等，难道可以说它又是这许多学科的附庸吗？利用成果也不是单方面的。档案学的某些成果，如对国家机关史的研究成果，也可供史学研究利用。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档案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档案材料更加便于史学研究利用，也是史学研究利用档案学的成果的表现之一。档案学与史学之间，是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依附关系。

由某一学科的辅助科目或一个内容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事，在科学发展史上是有。但档案学不在此例。我国的历史学家，对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和形成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论是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还是陈垣，都只是从史料的角度对档案的管理作过一定的研究，并不是当作史学

的一项内容看待的。他们的研究都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根本说不上形成了关于档案学的科学科目。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档案工作的原则，虽然与后来形成的档案学的某些原则相一致，也丝毫不能否认上述事实。在十六至十八世纪工场手工业时期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sup>③</sup>恩格斯的这段精辟论述，对档案学也是适用的。还必须看到，在我国档案学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历史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唯一的。历代的档案工作体制设置、法律制度、档案工作制度、档案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档案学形成所起的作用，至少并不次于史学家们的有关贡献。因此，档案学既不是从历史学中发展出来的，也从来就不是历史科学的一个辅助科目。

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档案学也是实践在先，学科的建立在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远。在我国，用文字记录形式的档案和管理文字档案的工作，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国家管理、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档案与日俱增，利用越来越广泛，只是根据人们的经验来保管浩如烟海的档案，就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对档案的需要了。这样，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方面积累起来大量的知识，进行“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sup>④</sup>人们对档案工作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和系统研究，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档案学的产生，正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的产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

的。

在我国，档案学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知识结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档案学也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然而，一门学科是否独立，是不能用年龄来衡量的。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个部门，化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学等自然科学，都比它们年轻得多。随着社会历史和生产的发展，科学的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近期内又产生了科学学、认识科学、水文考古、生物化学等新的学科，将来也还会陆续产生其他新的学科。档案学虽然是比较年轻的科学，如果因此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其他的学科难道不可以同样的理由加以否定吗？

一门学科研究的内容，是以其研究的对象为基础的。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和档案工作本身的规律，为档案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要研究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研究它与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效地解决如何提供档案为国家管理和建设服务的问题。既然各门学科研究的内容是由它们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就必然存在宽窄的区别，学科也就显出大小的不同来。所谓通史，是研究国家的全面的历史情况的，比各种专史的内容就宽，体系结构就大。正如不能因为学科小就否定其独立性一样，对较小的档案学这门科学，是不能否定它是独立学科的。学科之间的研究范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不少是互相交叉渗透的。辞典学就是“既在各科之外，又在各科之中”的百科之学。档案学不仅要研究档案形成和档案工作的一般的规律，而且还要紧密地与各门学科相结合，产生一批研究各种专业档案的学术著作。除了技术档案管理学外，完全应当与机械制造学、建筑学等学科结合，建立机械技

术档案管理学、建筑技术档案管理学……既然各科学科目研究的内容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关系，学科的大小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线。

科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下来考察。由于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内容不同，知识体系的结构形式不同，各科学科目之间，在理论水平上很难分出高低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在各自所研究的领域内，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都走过弯路，存在不少问题。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比史学的理论水平高，或者说相反，恐怕很难为双方都接受。即使可以作比较，但以此作标准划分科学研究也是不行的。当今有许多种社会科学，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一般高，但我们能够否认其中的一些学科是独立的科学吗？把档案学的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而确认其是否是独立的学科，显然是行不通的。科学的研究是无止境的。任何科学都是发展的，如果以将来应该达到的水平来作标准，现在就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可以称之为独立的学科了。理论水平对学科的独立不能没有影响，在一种专门知识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是不足以称其为独立的学科的。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档案学理论水平的高低作为它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条件，也不能把它在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档案和档案工作理论之前的分散的、片面的档案业务知识称之为档案科学科目。马克思说过：“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sup>③</sup>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水平现在还不高。好在我们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档案学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我们继续为发展档案学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的研究，就会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就一定会极大地提高。

（原载《档案学通讯》1982年第6期）

---

\*此文原载于《档案学通讯》1982年第6期。

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28页。

②《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③《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268页。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 试论档案学的几个问题

潘景隆

## 一、什么是档案学

档案学是一门科学。那么什么是档案学呢？简单地说，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我们要着重了解以下几点：

第一，档案学是在人们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是人们主观愿望决定的。

第二，档案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概括、抽象出来的，又经过实践检验的，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它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片面的知识和经验，而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第三，档案学是研究档案这一客观事物和档案工作这一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有它独立研究对象和一定领域的，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第四，档案学研究既涉及到社会科学，又涉及到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它属于一门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第五，档案学的任务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发展档案学理论，作为人们管好档案，做好档案工作的指南。